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斷鴻零雁記 第十四章

越日，余姊果來，見余不多言，但亦勸余曰：「吾弟隨時隨地須聽母言。凡事毋以盛氣自用，則人情世故，思過半矣。至爾謂終身不娶，自以為高，此直村豎恒態，適足笑煞人耳！」

三郎，爾後此須謹志吾言，勿貽人笑柄也。」余唯唯而退。余自是以來，焦悚萬狀，定省晨昏，輒不久坐。盡日惴惴然，惟恐余母重提意向。余母每面余時，歡欣無已，似曾不理余心有閒愁萬種。一日，余方在齋中下筆作畫，用宣愁緒。既繪怒濤激石狀，復次畫遠海波紋，已而作一沙鷗斜射墮寒煙而沒。忽微聞叩鑼聲，繼知吾妹，推扉言曰：「阿兄胡不出外遊玩？」

余即回顧，忽爾見靜子作斜紅繞臉之妝，攜余妹之手，佇立門外，見余即鞠躬與余為禮。余遂言曰：「請阿姊進齋中小坐，今吾畫已竟，無他事也。」

余言既畢，余妹強牽靜子，逕至余側。靜子注觀余案上之畫，少選，莞爾顧余言曰：「三郎幸怨唐突。昔董源寫江南山，李唐寫中州山，李思訓寫海外山，米元暉寫南徐山，馬遠、夏圭寫錢塘山，黃子久寫海虞山，趙吳興寫雪苕山；今吾三郎得毋寫匡山耶？一胡使人見即儵然如置身清古之域，此誠快心洞目之觀也。」

言已，將畫還余。余受之，言曰：「吾畫筆久廢，今興至作此，不圖阿姊稱譽過當，徒令人增慚惕耳。」靜子復微哂，言曰：「三郎，余非作客氣之言也。試思今之畫者，但貴形似，取悅市儈，實則寧達畫之理趣哉？昔人謂畫水能終夜有聲，余今觀三郎此畫，果證得其言不謬。三郎此幅，較諸近代名手，固有瓦礫明珠之別，又豈待余之多言也？」

余傾聽其言，心念世寧有如此慧穎者，因退立其後，略舉目視之，鬢髮膩理，纖穠中度。余暗自歎曰：「真曠劫難逢者也。」忽而靜子回盼，赧赧然曰：「三郎，此畫能見媵否？三郎或不以余求在禮為背否？余觀此景滄茫古逸，故愛之甚摯。今茲發問，度三郎能諒我耳。」

余即答曰：「豈敢，豈敢，此畫固不值阿姊一絮。吾意阿姊固精通繪事者，望阿姊毋吝教誨，作我良師，不寧佳乎？」

靜子悉縮垂其雙睫，以柔荑之手，理其羅帶之端，言曰：

「非然也。昔日雖偶習之，然一無所成，今惟行篋所藏《花燕》一幅而已。」

余曰：「請問云何《花燕》？」

靜子曰：「吾家園池，當荷花盛開時，每夜有紫燕無算，巢荷花中，花盡猶不去。余感其情性，命之曰『花燕』，爰為之圖。三郎，今容我檢之來，第恐貽笑大方耳。」余鞠躬對曰：「請阿姊速將來，弟亟欲拜觀。」

靜子不待余言之畢，即移步鞠躬而去，輕振其袖，熏香撲人。余遂留余妹問之曰：「何不聞阿母阿姊聲音，抑外出耶？」

余妹答曰：「然，阿姊約阿姨阿母俱出，謂往葉山觀千貫鬆，兼有他事，順道謁淡島神社。已囑廚娘，今日午膳在□二句半鐘，並囑吾語阿兄也。」

余曰：「妹曷未同往？」

妹曰：「不，靜姊不往，故我亦不願往。」余顧余妹手中攜有書籍，即詰之曰：「何書？」妹曰：「此波彌尼八部書也。」

余曰：「此為《梵文典》，吾妹習此乎？」妹曰：「靜姊每日授余誦之，顧初學殊艱，久之漸覺醞醞有味。其句度雅麗，迥非獨逸，法蘭西，英吉利所可同日而語。」

余曰：「然則靜姊固究心三斯克列多文久矣。」妹曰：「靜姊平素喜談佛理，以是因緣，好涉獵梵章。嘗語妹雲：『佛教雖斥聲論，然《楞伽》、《瑜伽》所說五法，曰相，曰名，曰分別，曰正智，曰真如，與波彌尼派相近。』

《楞嚴》後出，依於耳根圓通，有聲論宣明之語。是佛教亦取聲論，特形式相異耳。』」余聽畢，正色語余妹曰：「善哉，靜姊果超凡入聖矣。吾妹謹隨之學毋怠。」